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小时候极爱看大人喝茶的场景:亲朋聚在一起,坐在小桌前,烧一壶开水,慢慢悠悠地泡茶、喝茶。茶壶是极为普通的黄色陶瓷,壶身似乎描着红色的梅花。茶壶用久了,壶嘴与肚子里便积了厚厚的茶垢。而这,是万万不能清洗的。父亲说,茶垢正是茶壶的精华所在。养好一只茶壶,须花上三五年的时间。壶养得越久,泡出来的茶,便越浓醇。

近日读徐风的长篇小说《包浆》,方知这养壶的过程,有个专业的说法,叫作“包浆”。徐风是知名的江南文化学者,对宜兴紫砂壶研究颇深。在《包浆》之前,他已出版了多部以宜兴紫砂壶为主题的作品,如《壶王》《壶道》《做壶》等。作家对宜兴紫砂壶可谓是一往情深。说实话,这种“一往情深”,让我隐隐有些担忧:生怕作家过于沉溺所爱之物,忘却了小说的本质。

随着阅读的深入,我才发现这种担忧其实是多余的。徐风并未在制壶、识壶等硬核知识方面花费太多笔墨,而是聚焦于紫砂壶背后的悲辛冷暖,如翁婿之间的误会与和解,师徒之间的斗气与传承,恋人之间的误会与坚守。僧帽壶、提梁壶、匏瓜壶、孟臣壶……每一个紫砂壶的背后,都有一段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壶因人而珍贵,人因壶而传奇,两者相得益彰。由此观之,“包浆”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前者是指常规的茶水浸润、摩挲等,后者则是紫砂壶所承载的故事与内在精神。

其中,有两个壶令我尤为印象深刻。一是匏瓜壶。冒小成早年曾跟从制壶大师古希伯学艺。古希伯严苛,从不逾矩,希望众弟子学艺时,收敛起好奇与创新。对自己的手艺,亦步亦趋。可众多弟子中,最有天赋的冒小成偏偏年轻气盛,不听古希伯劝阻,制壶时爱“自作主张”。这样一来,师徒之间的矛盾,便陡然不可调和。两人从此分道扬镳,冒小成远离师门。生活困顿之余,只好以仿造古希伯的匏瓜壶为生。冒小成技艺圆熟,以假乱真,紫砂壶市场上罕有人能识别。直到古希伯病倒,师徒双方的心结,方才解除。古希伯悔恨自己当年过于苛刻,冒小成则在世事磨炼中察觉到师父严苛背后的温情。从误解到理解,得走多少年的路,经历多少事?当时的不解与惘然,不过是心中的执念而已。

另外一个壶,是双蝶壶。在徐风的笔下,双蝶壶象征着矢志不渝的爱情。紫砂壶藏家葛家印年少时,爱慕邻家女孩佟小玉。谁料,佟家发生惨变,佟小玉被赌鬼父亲所卖,离开古蜀镇,成为叶云芝。中年后,两个家庭都有了变故,机缘巧合之下,走在了一起。可现实的困境,却阻碍他们成为真正的家人。葛家印恪守对亡妻与女儿的承诺,不再结婚。叶云芝并没有强求。两人的关系,像是情人,又像是家人。在地位上,很是暧昧不清。叶云芝虽然能理解葛家印的苦衷,但内心深处还是渴望着真正的家庭。双蝶壶便是紫砂花器艺人江一朵送给她的祝福——当葛家印向她求婚时,便把双蝶壶拿出来。可世事难料,直到葛家印意外身亡,叶云芝也并未如愿。直到叶云芝得病离世后,葛家印的女儿女婿方满足了她的愿望。葬在葛家印一旁,成为了一家人。叶云芝与葛家印的爱情,令人唏嘘无比。大抵也只能感慨一句,世间之事,不如意者十有八九。

一把壶,寄托着无限往事与心事。品壶喝茶,最终是为了让自己从俗事中抽离出来。正如苦雨老人所言,“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

元旦,这是新一年的开始。每当这个时候,人们都会欢庆新年的到来,为自己许下新的愿望,希望新的一年能够有所作为,有所改变。

对于我来说,明天元旦的到来,也意味着我又要为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许下新的目标。

过去的这一年,经历了太多。尽管工作和生活异常忙碌,但我依然没有放弃写作。每当我疲惫不堪的时候,我都会选择用文字来纾解心情,用写作来充实我的生活。在我看来,写作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是我情感的寄托,也是我思考的源泉。

我记得,在过去的二三年里,我曾经因为工作过于繁忙、琐事过于繁杂而几乎放弃写作。但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无论当天的工作任务与生活事务完成得多妥当,如果没有写作一个字,我的心里就会有空如也、没着没落的感觉。

于是我发现,写作给我带来的精神上的自洽与抚慰是其他任何事物都无法替代的。



智慧快餐 郑辛遥 过往不易,唯有努力!

青墨,这是我今秋第一眼看见沅江时想到的词。比青多一点,比黑淡一点,却又让你感觉到恰如其分的妥帖。想到长者的微笑,抑或是男子的沉思,只有他们才能与这种颜色相匹配。就像我们用苍黄来表达事物变化不定,反复无常一样。

沅江两岸,青山连绵起伏,植被丰盛,繁茂。论颜色,山与江如孪生兄弟,比肩前行,却又各有丰姿。

沈从文先生眼里的沅江,它又呈现怎样的颜色?像他的《湘行简记》,一字一句如水般清澈,如山般宽厚。那些深情与温暖的句子,如秋风吹皱的沅江,不急不缓,层层铺叠。那时的水很清,山也很青,心怀思慕的男子,望穿眼底的是紫色吧。就像天生的感觉,我写到这里,就想到沈从文写给他妻子的信。那一字一句,铺展成眼前的青墨,有其浓郁,却不黏稠。这些读起来温暖又令人敞亮的文字,从沈从文先生的笔端流淌出来,其色调已经形成,没有人可以模仿,也不可复制。而喜欢却是允许复制的,一百人喜欢沅江,和一千人喜欢,并不会因此改变水的颜色。这喜欢同样有秋风轻

抚江水之意,不轻不重,有些难得的克制之意。湘行简记里你能读出难以抑制的欢喜,也能读出这样的克制。

我曾经试着去靠近一种颜色,米白,鲜红,浅紫,似乎都不合适。像是天赐的名字,蓝青,我曾用过这两个字命名一篇小说。是个女孩的名字。就像青墨之于眼前的沅江一样,蓝青之于那个女孩,都有着不可更改之意。这是一个人和一种物象,一个人之于另一个人的情分。没有逻辑,也不需要旁注。如同爱情,你爱谁或不爱谁,这是命中注定。他人介入不了。那天吃饭,一个朋友说她看到秋水时想到一句诗:眉如远山含黛,目似秋水横波。那样的眉目,谁看了不喜欢呢?而我想到青墨又何尝不是这样的意境和相似的喜悦。

青墨是秋赋予水的颜色,这份沉静与淡然如同年华覆盖在女子身上的颜色。想到曾经的某个初夏,雨水充沛了江河,流势湍急,颜色也因此浑浊。我独自一人来到沅江边看龙舟比赛,人多得可以织成布,河岸却是窄得令人心慌。这是我从记忆里打捞出的关于水的一帧。

正是一心只顾向前奔跑的年龄,为了看一眼沅江的龙舟比赛,我不顾跑路十里,少年的心思是显然

老一代人看来,骑自行车是必备的技能。小学四年级的暑假,外公兴致勃勃地要教我骑车。外公自行车太大,且前有横杠,不适合初学者,就问别人借了一辆闲置的女式车。至于地点,另作安排。外公家在大东门,当时附近正修路,有一段行道禁止骑车通行。这就是我最初的练习基地。沿路往前,到路口的大富贵酒楼就回头。我在骑车上并没有天赋,日复一日过去,只要外公稍微松手,车头依然会左右摇摆。外公或许是懂孩童天性的,当我不耐烦时,他就让我休息,并趁机灌入一些理论知识。外公说,你知道吗,十九世纪中期,中国第一辆自行车,就出现在上海的街头。又说,老早自行车很洋气的,去照相馆拍艺术照,他们会让你扶着道具自行车看镜头。外公的自行车是

凤牌,这让他自矜不已,说过去结婚能有这样一辆自行车,算是很好的条件了。一来二往,自行车浩浩荡荡的历史又勾起了我对它的兴趣。为了增加新鲜感,外公努力寻觅新的空间让我练车。千禧年刚过,延中绿地造起来了。我在崭新的平地上来回骑,不过依然得在外公的扶持下进行。到下午,我们把自行车停在一边,沿湖遛弯。由于距离工业路很近,外公也带我去看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一座石库门房子,却与一个遥远而充满理想主义的时代相系,令年少的我感到震撼。后来每次在附近骑自行车,总觉得对城市道路有了新的感受,它是一

个由文化、历史、许许多多不同人的痕迹复合而成的。有意思的是,时间长了,学自行车仿佛成了一种游戏,我几乎忘了自己的目的是学会骑车。每天下午,由外公载我骑到一处空地,有时是熟悉的地方,有时是他闲逛之际新找到的。接着,我们开始一边闲聊,一边练习车技。我们年轻时爱游历,跑遍天南海北,储藏了无数故事,到晚年馈赠予我。夏天理应很热,但我浑然不觉,只感到流逝的每一日都是快乐的。

有一天下午,我们刚到空地。我一时顽皮,趁外公还没注意就跳上车,随意地踏起踏板来。出乎我的预料,不知不觉之中,原来我已经学会骑自行车了。发现这一点时,不知道什么原因,竟觉得十分惋惜。

元旦杂谭 鲁北明月

题记:特意去查找明日的日出时间,是在6时52分37秒,也就是说,2024年1月1日的朝阳在那一刻从东海升起,并把新年的第一缕阳光洒向奔流的黄浦江、东方明珠和外滩的万国建筑群,给这座繁华的都市披上崭新的霞光……而人们相互间的祝福几乎是统一的、愉悦的、充盈着希冀的:元旦快乐!

关于元旦,现在的准确释义是指公历(阳历)每年的第一天,即公历的1月1日,但这种释义严格意义上始自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而此前3000多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长河里,元旦其实是指现在的春节,即农历的正月初一,又有元旦、元正等多种别称。倘若在古诗词中读到“元日”的时候,那就是古人在春节时的歌咏或抒怀了。其中,最为流传和脍炙人口的应该是北宋王安石的《元日》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中唐著名的白居易更是在公元833年正月初一日这天喝到酒酣耳热之后,兴致盎然地一口气写下《七年元日对酒五首》(七年指唐文宗太和七年),其中的第三首是:三杯蓝尾酒,一碟胶牙饧。除却崔常侍,无人共我争。

唐代饮食时,轮流斟饮,末座称“蓝尾酒”。宋朝窦革在《酒谱·酒之事》中的解释是:今人元日饮屠苏酒,云可以避瘟气,亦曰蓝尾酒。或以年高最后饮之,故有尾之义耳。至于“胶牙饧”,鲁迅先生在《华盖集续编·送灶日漫谈》里提到这个场景:灶君升天的那日,街上还卖着一种糖,有柑子那么大小,在我们那里也有这种东西,然而扁的,像一个厚厚的小烙饼。那就是所谓的胶牙饧了——其实最简明的解释可以是:麦芽糖。——相信读者已经发现端倪:爆竹、桃符以及避瘟气的屠苏酒、送灶日的麦芽糖,怎么越来越像现在的春节,而不像是这个公历的元旦了呢?

的确。白居易、王安石以及直到清代以前的诗文中不胜枚举的元日、元旦,指的都是春节,也就是常说的正月初一。稍加探究:“元旦”是个古老的汉语词,是指农历纪年的正月初一日。在甲骨文中,元字是人形加一横,意指头部,所以有开端、初始的意思。而且字的象形则指向太阳在地平线上升起时的那个红光万丈的瞬间,所以元旦就是“初始之日”

的意思,又称“三元”,即岁之元、月之元和时之元。不过,所谓的“正月”在历史长河中随着历法的调整也有多次变化,当然都是在探求一年当中的那个“第一”或者“开始”。夏朝的历法以春季的一月为正月,殷商的历法则以冬季的十二月为正月,周朝的历法改为十一月,秦王嬴政统一中国称始皇帝之后,又改为十月为正月。现行的正月初一作为元旦始自汉武帝,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当然,除了元旦以及白、王诗中的“元日”的称谓之外,还有元正、元辰、上日、元朔等多种对初始之日表达情怀的叫法。

时间到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新中国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把公历的1月1日定为新年的开始并列为法定假日,这也就是现行的元旦或者新年了。为了区别农历和公历的两个“年”,把正月初一改称春节。回到2024年的1月1日,这个即将到来的元旦作为国定的假日其实只有70多年的历史,但承载的是3000多年来早已融入民族的文化基因,是无数希望和美好将来的“开始”。正如魏晋诗人辛萧《元正诗》中描写的那样:元正启令节,嘉庆肇自兹。咸奏万年觞,大小同悦熙。尽管诗中的元正是指现在的春节,但此时不妨不求甚解拿来使用:就用这个元旦启动一切美好的事物,并为旋即而来的盛大的春节进行预热,不是很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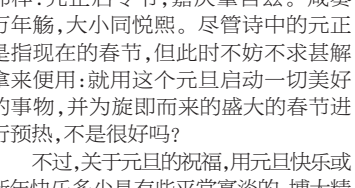
不过,关于元旦的祝福,用元旦快乐或新年快乐多少是有些平常寡淡的,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里有足够的宝藏可供采掘,譬如《易经》。《易经》中多次出现“元亨利贞”的组合,孔子在《文言》中解释为:“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这是一个关于个人和社会美德建设的诠释,通俗些可以解释为元是发端,亨是汇集,利是成就,而贞是持正。可以说,“元亨利贞”代表着美德循环向上的四个阶段,也象征着万物由弱及强的发展逻辑,简洁明了地透露着中华文化的智慧与自信。

既如此,明日在东海边浦江岸的相见,可微笑着,道一声:元亨利贞!

江平铺如一面墨镜,天空以水蓝和纯白搭配它,让人无法不发出惊叹。而对“秋波”的理解,就在这时,以最生动的画面响应出我对这个词所蕴含的美的认定。这一领悟,让我感受到从前理解上的僵硬、呆滞。“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此刻,我所有从前读到的相关秋水的描述,正以灵动、鲜活的形式出现在我的眼前。如今,你说,如果沈从文先生选择秋天回到凤凰

老家,那他在《湘行散记》里应是这样描述沅江的美:两岸全是青色,河水清明如玉,一切都很好……眼下,已是秋冬,我看到的沅江和先生所见判然不同。而我在沅江收获“青墨”一词,也是足矣。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壶中日月长

王辉城

壶中日月长

壶中日月长

壶中日月长

壶中日月长

壶中日月长

「青墨」沅江

简媛

「青墨」沅江

「青墨」沅江

「青墨」沅江

「青墨」沅江

「青墨」沅江

雅玩

雅玩